

三

卷六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

此石頭記一事。現身說法，當一事無成之際，借他人酒杯，澆自己磊塊，賢者不免

碌一事無成。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

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

此日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

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

之負罪固多。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并使其泯滅

也。當此落絳繩牀瓦竈，未足妨我襟懷。況對著晨風夕月，階柳庭花，更覺

卷六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雙紅堂小說55 D8654000

破一小時之閒。學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

卷內容分類索書號編號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5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增訂繪圖大觀瑣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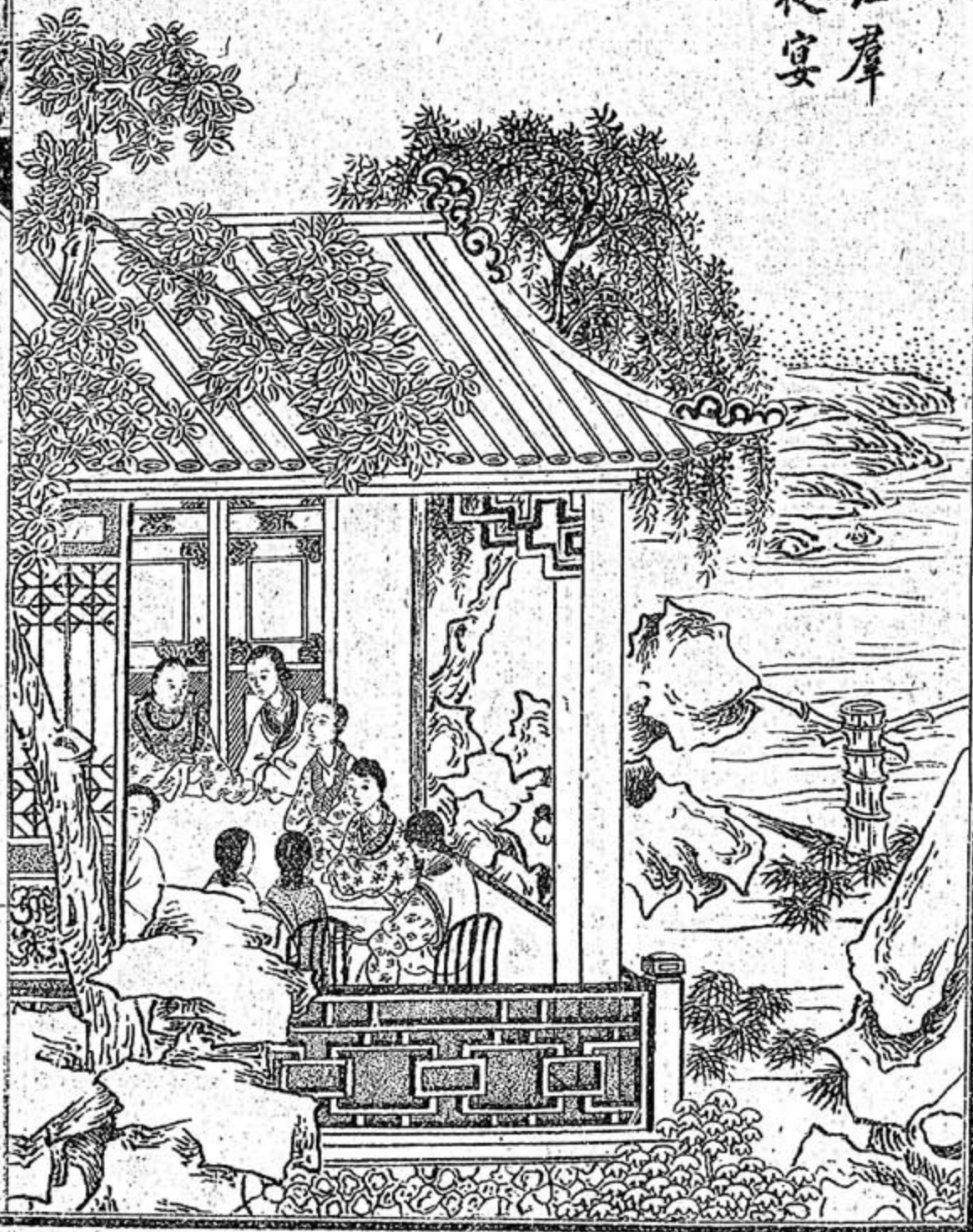
K2976
(9)



双紅堂
小說
55(9)

所
得
東
洋
內
國
書
圖

壽怡紅羣
芳開夜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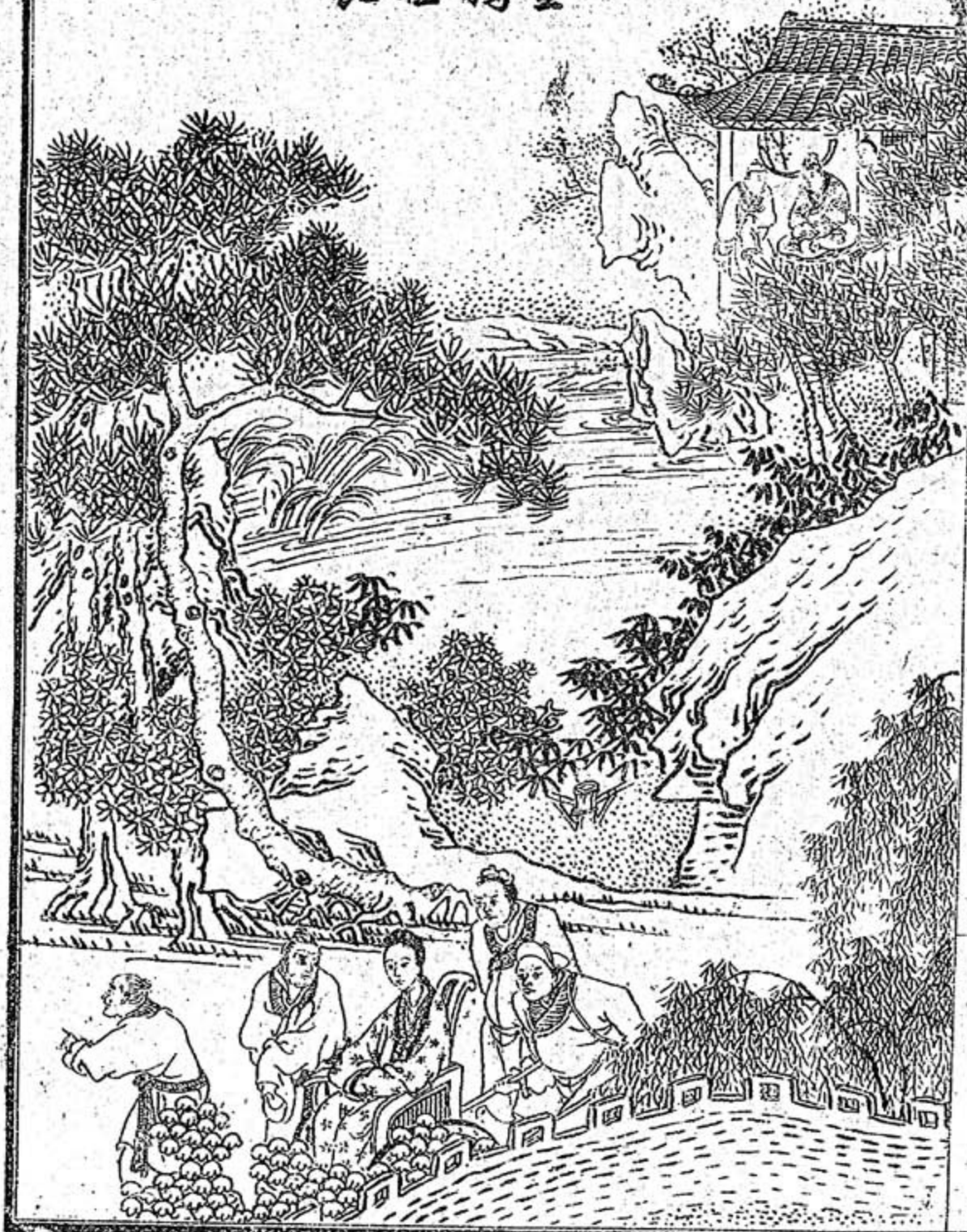


第
一
十
三
回

所
得
東
洋
內
國
書
圖

料 2976 (9)

死金丹獨
親豔理親喪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六十三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去偷曹雅

壽怡紅羣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豔理親喪

話說寶玉回至房中洗手。因與襲人商議。晚閒吃酒。大家取樂。不可拘泥。如今吃什麼好。早說給他們備辦去。襲人笑道。你放心。我和晴雯麝月秋紋四個人。每人五錢銀子。共是二兩。芳官碧痕春燕四兒四個人。每人三錢銀子。他們有假的不算。共是三兩二錢銀子。早已交給了柳嫂子。預備四十碟菓子。我和平兒說了。已經擡了一壘好紹興酒。藏在那邊了。我們八個人。單替你过生日。寶玉聽了。喜的忙說。他們是那裏的錢。不該叫他們出。才是晴雯道。他們沒錢。難道我們是有錢的。這原是各人的心。那怕他偷的呢。只管領他的情。就是了。寶玉聽了。笑道。你說的是。襲人笑道。你這個人。一天不捱他兩句硬話。你你再過不去。晴雯笑道。你就我。看來。都是好。本。事。如今也學壞了。專會調三窩四。說著。大家都笑了。寶玉說。關了院門。罷。襲人笑道。怪不得人說。你是無事忙。這會子。關了門。人倒疑惑起來。索性再等一等。寶玉點頭。因說我出去走走。四兒昏水去。春燕一個跟我來。罷說著。走至外邊。因見無人。

壽怡紅羣芳開夜宴
不能享

豔有不領情之理

關了院門罷五字當
緩聲出之方得神

襲人於寶玉居然稱
之曰你
關門而感人疑感處
心假作小心惜其主
角已露

五兒又病好事多磨
短姻緣亦莫非前定
豈可勉強

是誰那接得不測

此等老僕精誠靠得

挑脚漢子俱能早起
不過極其起遲之
爲下流耳
林之孝家的能便無
人不畏而且敬其平
日之品行可知

探家的能處處循理
推事那不令人敬畏

老成人之言畢竟句
句有根據的

此乃二人爲寶玉揀
飾之詞

畢竟是金玉其言莫
謂林嫌嫌饒舌也

便問五兒之事。春燕道：「我才告訴了柳嫂子，他們喜歡得很。只是五兒那夜受了委屈，煩惱回去，又氣病了。那裏來得口，等好了罷。」寶玉聽了，未免後悔長嘆。因又問這事，襲人知道不知道。春燕道：「我沒告訴，不知芳官可說了。」不曾寶玉道：「我卻沒告訴過他，也罷。等我告訴他就是了。」說畢，復走進來，故意洗手，已是掌燈時分。聽得院門前有一羣人進來，大家隔窗悄視，果見林之孝家的和幾個管事的女人走來前頭，一人提著大燈籠，晴雯悄悄笑道：「他們查上夜的人來了。」這一出去，他們就好關門了。只見怡紅院凡上夜的人都迎了出去。林之孝家的看了不少，又分付別要錢吃酒，放倒頭睡到天亮。我聽見是不依的，眾人都笑道：「那裏有這麼大膽子的人？」林之孝家的又問寶二爺睡下了沒有。眾人都回不知道。襲人忙推寶玉，寶玉靸了鞋，便迎出來，笑道：「我還沒睡呢。」媽媽進來歇歇，又叫襲人倒茶來。林之孝家的忙進來，笑道：「還沒睡麼？如今日長夜短了，該早些睡。明日起遲了，人家笑話，不是個讀書上學的公子了。」倒像那起挑腳漢了。說畢，又笑寶玉忙笑道：「媽媽說得是我，每日都睡得早。媽媽每日進來，可都是我不知道的。」已經睡了。今日因吃了麪，怕停食，所以多頑一回。林之孝家的又向襲人等說：「該泡些普洱茶。」

茶吃。襲人晴雯二人忙說：「泡了一茶缸子女兒茶。」已經吃過兩碗了。大娘也嘗一碗，都是現成的。說著，晴雯便倒了來。林家的站起，接了，又笑道：「這些時我聽見二爺嘴裏都換了字眼，趕著這幾位大姑娘們，竟叫起名字來。雖然在這屋裏，倒底是老太太的人，還該嘴裏尊重些。纔是若一時半刻，偶然叫一聲，使得若只管順口叫起來，怕已後兄弟姪兒照樣，便惹人笑話。這家子的人，眼裏沒有長輩。」寶玉笑道：「媽媽說得是我，不過是一時半刻的偶然叫一句，是有的。」襲人晴雯都笑道：「這可別委屈了他。直到如今，他可姐姐沒離了嘴，不過頑的時候，叫一聲，半聲，名字若當著人，卻是和先一樣。林之孝家的笑道：「這纔好呢。這才是讀書知禮的。越自己謙遜，越尊重。別說是三五代的陳人，現從老太太屋裏撥過來的，便是老太太屋裏的貓兒狗兒，輕易也傷不得他。這才是受過調教的公子。」行事說畢，吃了茶，便說請安歇罷。我們走了。寶玉還說再歇歇。那林之孝家的已帶了眾人，又查別處去了。這裏晴雯等忙命關了門，進來笑說：「這位奶奶那裏吃了一杯來了。」啣三叨四的，又排揎了我們一頓去了。麝月笑道：「他也不是好意的，少不得也要常提著些兒，也提防著怕走了大摺兒的意思。」說著，一面擺上酒菓。

菓子做四五次搬運
者應上文四十碟之
多也

好客氣

俗套最為生厭而當
堪藉口於禮不可廢
禮豈為我輩設哉非
蛙雞與語東海

先寫主人衣飾

尖寫芳官衣飾卻是
一雙玉琢人兒令人
可愛

寫寫芳官格外渲染

每人手裏吃一口亦
是團圓酒幸虧寶玉
量洪若我則斷斷不
能

寫得包話

襲人道不用高桌。嗒們把那張花梨圓炕桌子放在炕上。坐又寬綽。又便宜。說著大家果然擡來。麝月和四兒那邊去搬菓子。用兩個大茶盤。做四五次。方搬運了來。兩個老婆子頓在外面火盆上燉酒。寶玉道。天氣熱。嗒們都脫了大衣裳。纔好。眾人笑道。你要脫。你脫。我們還要輪流安席呢。寶玉笑道。這一安席。就要到五更天了。知道我最怕這些俗套。在外人跟前不得已的。這會子還嘔我。就不好了。眾人聽了。都說依你。于是先不上坐。且忙著卸粧。寬衣。一時將正粧卸去。頭上只隨便挽著髻兒。身上皆是長裙短襖。寶玉只穿著大紅棉紗小襖兒。下面綠綾彈墨夾袴。散著袴。腳繫著一條汗巾。靠著一個各色玫瑰芍藥花瓣裝的玉色夾紗新枕頭。和芳官兩個先猜拳。當時芳官滿口噪熱。只穿著一件玉色紅青駝絨三色段子。鬪的水田小夾襖。束著一條柳綠汗巾。底下是水紅灑花夾袴。也散著袴。腳頭上齊額編著一圈小辮。總歸至頂心。結一根粗辮。拖在腦後。右耳根內只塞著米粒大小的一個小玉塞子。左耳上單一個白菓大小的硬紅鑲金大墜子。越顯得面如滿月。猶白眼似秋水。還清引得眾人笑道。他兩個倒像一對雙生的弟兄。襲人等一一斟上酒來。說且等一等再猜拳。雖不安席。在我們每人手裏吃一口。

亦可謂。玳。帶。裝。否。此。等。女。子。千。古。少。有。

罷了。于是襲人爲先端。在脣上吃了一口。其餘依次下去。一一吃過。大家方團圓坐了。春燕四兒因炕沿坐不下。便端了兩張椅子。近炕放下。那四十個碟子。皆是一色白彩定密的。不過只有小茶碟。大裏面不過是山南海北乾鮮水陸的酒饌。菓菜。寶玉因說。嗒們也該行個令。纔好。襲人道。斯文些。纔好。別大呼小叫。叫人聽見。二則我們不識字。可不要那些文的。麝月笑道。拏骰子。嗒們搶紅。罷。寶玉道。沒趣。不好。嗒們占花名兒。好。晴雯笑道。正是。早已想弄這個頑意兒。襲人道。這個頑意。雖好人。少了沒趣。春燕笑道。依我說。嗒們竟悄悄的把寶玉姑娘。雲姑娘。林姑娘。請了來。頑一回。子到二更天。再睡不遲。襲人道。又開門闔戶的鬧。倘或遇見巡夜的。問寶玉道。怕什麼。嗒們三姑娘也吃酒。再請他。一聲纔好。還有琴姑娘。眾人都道。琴姑娘罷了。他在大奶奶房裏叨登的大發了。寶玉道。怕什麼。你們就快請去。春燕四兒都巴不得一聲。二人忙命開門。分頭去請。晴雯麝月襲人三人。又說他兩個去請。只怕寶林兩個不肯來。須得我們請去。死活拉他來。于是襲人晴雯忙又命老婆子打個燈籠。二人又去。果然寶釵說夜深了。黛玉說身上不好。他二人再三央求。好歹給我們一點體面。略坐坐。再來。眾人聽了。卻也歡喜。因想不請李。

自然要爭先

得此數君一來必定
鬧熱可知

香姑娘亦不可少

其遊此三人同來者
所以關其口也不期
林姑娘卻當面一挑

各人所製之箋每句
各有深意預為他日
之兆

芳官自是解人那不
冷豈哥兒愛

此曲韻度世曲也
恐仙園一轉繼其後

其韻如此動乎不自
知矣

其韻若有憾焉其實
乃深喜之

姪個預兆

點染生精

宛然為稻香老農寫
文有變化便不板

純倘或被他知道。了倒不好。便命翠墨同了春燕也。再三的請了李紈和寶琴二人會齊。先後都到了。怡紅院中。襲人又死活拉了香菱來炕上。又捋了一張桌子。方坐開了。寶玉忙說。林妹妹怕冷。過這邊。靠板壁坐。又拈了個靠背墊。著些襲人等都端了椅子。在炕沿下。陪著黛玉。卻離桌遠遠的。靠著靠背。因笑向寶釵李紈探春等道。你們日日說人家夜飲聚賭。今日我們自己也如此。以後怎麼說人。李紈笑道。有何妨礙。一年之中。不過生日節閒如此。豈沒夜夜如此。這倒也不怕。說著晴雯拈了一個竹雕的籤筒來。裏面裝著象牙花名籤子。搖了一搖。放在當中。又取過骰子來。盛在盒內。搖了一搖。揭開一看。裏面是六點。數至寶釵寶釵便笑道。我先抓。不知抓出個什麼來。說著將筒搖了一搖。伸手掣出一籤。大家一看。只見籤上畫著一枝牡丹。題著豔冠羣芳四字。下面又有鐫的小字。一句唐詩道是。任是無情也動人。又注著在席共賀一杯。此為羣芳之冠。隨意命人不拘詩詞雅謔。或新曲一支為賀。眾人都笑道。巧得很。你也原配牡丹花。說著大家共賀了一杯。寶釵吃過。便笑道。芳官唱一隻我們聽罷。芳官道。既這樣。大家吃。門杯好聽。于是大家吃酒。芳官便唱壽筵開處。風光好。眾人都道。快打回去。這會子很不用。

你來上壽。揀你極好的唱來。芳官只得細細的唱了一隻賞花時。翠鳳毛翎紫簪。攪開踏天門。掃落花才罷。寶玉卻只管拈著那籤。口內還顛來倒去。念任是無情也動人。聽了這曲子。眼看著芳官不語。湘雲忙一手奪了拈與寶釵。寶釵又擲了一個十六點。數到探春。探春笑道。還不知得個什麼。伸手掣了一根出來。自己一瞧。便擲在桌上。紅了臉。笑道。這東西不該行。這令這原是外頭男人們行的。令許多混話。在上頭。眾人不解。襲人等忙拾了起來。眾人看上面是一枝杏花。那紅字寫著瑤池仙品四字。詩云。日邊紅杏倚雲栽。註云。得此籤者必得貴婚。大家須恭賀一杯。共同飲一杯。眾人笑說道。我們說是什麼呢。這籤原是閨閣中取笑的。除了這兩三根有這話的。並無雜話。這有何妨。我們家已有了王妃。難道你也是王妃不成。大喜大喜。說著大家來敬探春。那裏肯飲。卻被史湘雲香菱李紈等三四個人強死強活灌了一鍾。才罷。探春只命蠲了這個。再行別的。眾人斷不肯依。湘雲拈著他的手。強擲了個十九點出來。便該李氏掣。李氏搖了一搖。掣出一根來。一看。笑道。好極。你們瞧瞧。這行子竟有些意思。眾人瞧那籤上畫著一枝老梅。是寫著霜曉寒姿四字。那一面舊詩是竹籬茅舍自甘心。註云。自飲一杯。下家擲骰。

天下此等湊巧真是難得

湘姑娘自是解人

尋常代酒傾酒之事以妙筆寫之便覺異標精采

各飲三杯送春六字置注到此書結局

又映上文並帶夢

牡丹醉飲明明寶釵為主矣又云人家不得費竭全部主腦故為重與以申豈不知晴姑娘之後身乎

含蓄下文

無心之言已伏後事

斷得妙者定要個個擊遍反成印板文字矣

李純笑道真有趣你們擲去罷我只自吃一杯不問你們的廢興說著便吃酒將
 骰過與黛玉黛玉一擲是十八點便該湘雲掣湘雲笑著揎拳擄袖的伸手掣了
 一根出來大家看時一面畫著一枝海棠題著香夢沈酣四字那面詩道是只恐
 夜深花睡去黛玉笑道夜深二字改石涼兩個字眾人便知他打趣白日閒湘雲
 醉眠的事都笑了湘雲笑指那自行船與黛玉看又說快坐上那船家去罷別多
 說了眾人都笑了因看注云既云香夢沈酣掣此籤者不便飲酒只令上下兩家
 各飲一杯湘雲拍手笑道阿彌陀佛真真好籤恰好黛玉是上家寶玉是下家二
 人斟了兩杯只得要飲寶玉先飲了半杯瞧人不見遞與芳官芳官即便端起來
 一仰脖呷了黛玉只管和人說話將酒全折在漱盂內了湘雲便抓起骰子來一
 擲個九點數去該麝月麝月便掣了一根出來大家看時這面是一枝茶蘼花題
 著韶華勝極四字那邊寫著一句舊詩道是開到荼蘼花事了註云在席各飲三
 杯送春麝月問怎麼講寶玉繡眉忙將籤藏了說啞們且吃酒說著大家吃了三
 口以充三杯之數麝月一擲個十點該香菱香菱便掣了一根並蒂花題著聯春
 繞瑞那面寫著一句舊詩道是連理枝頭花正開註云共賀掣者三杯大家陪飲

一杯香菱便又擲了個六點該黛玉黛玉默默的想道不知還有什麼好的被我
 掣著方好一面伸手取了一根只見上面畫著一枝芙蓉花題著風露清愁四字
 那面一句舊詩道是莫怨東風當自嗟註云自飲一杯牡丹陪飲一杯眾人笑道
 這個好極除了他別人不配做芙蓉黛玉也自笑了于是飲了酒便擲了個二十
 點該著襲人襲人便伸手取了一枝出來卻是一枝桃花題著武陵別景四字那
 一面寫著舊詩道是桃紅又見一年春註云杏花陪一盞坐中同庚者陪一盞同
 姓者陪一盞眾人笑道這一回熱鬧有趣大家算來香菱晴雯寶釵三人皆與他
 同庚黛玉與他同辰只無同姓者芳官忙道我也姓花我也陪他一鍾于是大家
 斟了酒黛玉因向探春笑道命中該招貴婿的你是杏花快吃了我們好吃探春
 笑道這是什麼話大嫂子順手給他一巴掌李純笑道人家不得貴婿反捱打我
 也不忍得眾人都笑了襲人纔要擲只聽有人叫門老婆子忙出去問時原來是
 薛姨媽打發人來了接黛玉的眾人因問幾更了人回二更已後了鐘打過十一
 下了寶玉猶不信要過表來瞧了一瞧已是子初二刻十分了黛玉便起身說我
 可撐不住了回去還要吃藥哩眾人道也都該散了襲人寶玉等還要畱著眾人

可謂歡極樂矣真
人生不多得境界

寫得與會淋漓

寄花四出玉韻橫流

黑甜八字渾涵得妙

歐陽既容辭賦醒云
宋曾以蘇抹而然有
形之墨未抹而無形
之墨洗試喚芳官
搜心顯明鏡照之

可謂痛飲

與盡反無餘味彼昏
暗疑迷者其以此語
為大智慧燈
諸大女之嬌喉脆舌
必能按歌按部於事
後追述雖不能親聆
軟麗而餘音嫋嫋恍
若繞梁三匝

僧者告平兒一邊再
將夜閒情事總述幾
句自今以往此境不
再得矣

他就是他你管他是
誰他之所云他者即
你稱二爺之他他
○平兒二語是也
我不翻出來

李執探春等都說夜太深了。不像這已是破格了。襲人道：「既如此，每位再吃一杯再走。」說著，晴雯等已都斟滿了酒。每人吃了，都命點燈。襲人等都送過沁芳亭河那邊方回來。關了門，大家復又行起令來。襲人等又用大鍾斟了幾鍾，用盤子攢了各樣果菜，與底下的老媽媽們吃。彼此有了三分酒，便猜拳贏唱小曲兒。那天已四更時分，老媽媽們一面明吃，一面暗偷酒。缸已罄，眾人聽了，方收拾盥漱。睡覺芳官吃得兩腮胭脂一般，眉梢眼角添了許多丰韻。身子動不得，便睡在襲人身上。說：「姐姐，我的心跳得很。」襲人笑道：「誰叫你儘力灌呢？春燕四兒也圖不得早睡了。晴雯還只管叫寶玉道：『不用叫了，嗒們且胡亂歇一歇。』自己便枕了那紅香枕，身子一歪就睡著了。襲人見芳官醉得很，恐鬧他唾酒，只得輕輕起來，就將芳官扶在寶玉之側，由他睡了。自己卻在對面榻上倒下。大家黑甜一覺，不知所之。及至天明，襲人睜眼一看，只見天色晶明，忙說：『可遲了！』向對面床上瞧了一瞧，只見芳官頭枕著炕沿，上睡猶未醒，連忙起來叫他。寶玉已翻身醒了，笑道：『可遲了！』因又推芳官起來，那芳官坐起來，猶發怔，揉眼睛。襲人笑道：『不害羞你吃醉了，怎麼也不揀地方兒亂挺下了？』芳官聽了，瞧一瞧，方知是和寶玉同榻，忙笑的下地來。

說我怎麼吃得不知道了。寶玉笑道：『我竟也不知道了。若知道給你臉上抹些黑墨，說著了頭進來，伺候梳洗。』寶玉笑道：『昨日有擾，今日晚上我還席。』襲人笑道：『罷罷，今日可別鬧了。再鬧就有人說話了。』寶玉道：『怕什麼？不過纔兩次罷了。嗒們也算會吃酒的了。』那一壘子酒怎麼就吃光了？正是有趣，偏又沒了。襲人笑道：『原要這樣纔有趣，必致興盡了。反無後味。』昨日都好，上來了晴雯連臊也忘了。我記得也還唱了一個曲兒。四兒笑道：『姐姐忘了連姐姐還唱了一個呢。』在席的誰沒唱過？眾人聽了，俱紅了臉，用兩手握著笑個不住。忽見平兒笑嘻嘻的走來說：『我親自來請。』昨日在席的人，今日我還東短一個，也使不得。眾人忙讓坐吃茶。晴雯笑道：『可惜昨夜沒他。平兒忙問：『你們夜裏做什麼來？』襲人便說：『告訴不得你。』昨日夜裏熱鬧非常，連往日老太太帶著眾人頑，也不及昨日這一頑一壘酒。我們都鼓搗光了一個個，吃得把臊都丟了。又都唱起來。四更多天，纔橫三豎四的打了一個盹兒。平兒笑道：『好呀！和我耍了酒來，也不請我還說著給我聽氣。我晴雯道：『今日他還席，必自來請你的。等著罷。』平兒笑問道：『他是誰？誰是他？晴雯聽了，把臉飛紅了，趕著打笑說道：『偏你這耳朵尖聽得真。平兒笑道：『不害臊的了。』頭

打門請客絕無僅有

作者每到無轉身處
必生出一個轉身來

承蒙惠問理應合十
歡迎

吾不知妙姑靜處深
龍如何曉得

卻費躊躇

欲找黛玉卻過岫烟
真能隨水成紋

然則妙姑胸中非無
學者

因妙姑而重岫烟益
因岫烟而重妙姑矣

無一句不是的評

極力爲他辨釋

細細打量岫烟之
意何居

從何處看出便見他
怪不得

這會子有事不和你說我幹事去了。回來再打發人請一個不到我是打上門來的。寶玉等忙留他已經去了。這裏寶玉梳洗了。正吃茶。忽然一眼看見硯台底下壓著一張紙。因說道：你們這麼隨便混壓東西也不好。襲人晴雯等忙問：又是怎麼了？誰又有了不是了？寶玉指道：硯台下是什麼？一定是那位的樣子。忘記收的。晴雯忙啓視，拏了出來。卻是一張字帖兒。遞與寶玉看時，原來是一張粉紅箋紙。上面寫著：檻外人妙玉恭肅遙叩芳辰。寶玉看畢，直跳了起來，忙問是誰接來的。也不告訴襲人晴雯等。見了這般不知當是那個人來的帖子，忙一齊問：昨日誰接下了這個帖子？四兒忙飛跑進來，笑說：昨日妙玉並沒親來，只打發個媽媽送來。我就擱在這裏。誰知一頓酒吃的就忘了。眾人聽了道：我當是誰大驚小怪。這也不值得。寶玉忙命快拏紙來。當下拏了紙，研了墨，看他下著：檻外人三字。自己竟不知回帖上回個什麼字樣。纔相敵，只管提筆出神。半天仍沒主意。因又想若問寶釵去，他必又批評怪誕。不如問黛玉去。想罷，袖了帖兒，逕來尋黛玉。剛過了沁芳亭，忽見岫烟顛顛巍巍的迎面走來。寶玉忙問：姐姐那裏去？岫烟笑道：我找妙玉說話。寶玉聽了，詫異說道：他爲人孤癖不合時宜，萬人不入他

的目。原來他推重姐姐，竟知姐姐不是我們一流俗人。岫烟笑道：他未必真心的。目。但我和他做過十年的鄰居，只一牆之隔。他在蟠香寺修煉，我家原寒素，賃房居住，就賃了他的廟裏房子住了十年。無事到他廟裏去作伴，我所認得的字，都是承他所授。我和他又貧賤之交，又有半師之分。因我們投親去了，聞得他因不合時宜，權勢不容，竟投到這裏來。如今又天緣湊合，我們得遇，舊情竟未改。易承他青目，更勝當日。寶玉聽了，恍如聽了焦雷一般，喜得笑道：怪道姐姐舉止言談超然如野鶴閒雲，原本有來歷。我正因他的一件事爲難，要請教別人去。如今遇見姐姐，真是天緣湊合。求姐姐指教。說著，便將拜帖取與岫烟看。岫烟笑道：他這脾氣，竟不能改。竟是生成這等放誕詭僻了。從來沒見拜帖上寫別號的。這可是俗語說的：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成個什麼理。數寶玉聽說，忙笑道：姐姐不知道，他原不在這些人中算。他原是世人意外之人。因取了我是個些微有知識的方給我這帖子。我因不知回什麼字樣，纔好。竟沒了主意。正要去問林妹妹，可巧遇見了姐姐。岫烟聽了寶玉這話，且只管用眼上下細細打量了半日，方笑道：怪道俗語說的：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又怪不得妙玉。竟下這帖子給你。又怪不

連用三不字妙不可言可於言外得之

對鏡勘出

可云會心不遠

自六十二回續前園
申蘭亭接寫寶玉四
人生日絳芳夜宴而
舖裙及翠席作餘波
以平兒答席插入芳
為一大段復插入芳
肯吃飯妙玉送帖諸
瑣事

以下只從平兒答席
卸入敬老瘋天事隨
帶起尤家姊妹來住
宿府事

芍藥傳花又是一種
韻事

寶玉真是到處打混

剛答生日酒而報敬
老之死信大為不祥

喚不醒癡人

這又何苦難道是道
士等謀害死的以見
賈府作事之橫

活畫出愚婦人舉止

其為服丹火毒無疑
真寫得出

其人已死還說是祕
製丹砂其愚真不
可破
既說工夫未到服不
得則服之必死無疑
矣下轍云昇仙去了
明寫出眾道士誑詞

得。上。年。竟。給。你。那。些。梅。花。既。連。他。這。樣。少。不。得。我。告。訴。你。原。故。他。常。說。古。人。中。自
漢。晉。五。代。唐。宋。以。來。皆。無。好。詩。只。有。兩。句。好。說。道。縱。有。千。年。鐵。門。檻。終。須。一。個。土
饅。頭。所。以。他。自。稱。檻。外。之。人。又。常。讚。文。是。莊。子。的。好。故。又。或。稱。為。畸。人。他。若。帖。子
上。是。自。稱。畸。人。的。你。就。還。他。個。世。人。畸。人。者。他。自。稱。是。畸。零。之。人。你。謙。自。己。乃。世
人。擾。擾。之。人。他。便。喜。了。如。今。他。自。稱。檻。外。之。人。是。自。謂。蹈。于。鐵。檻。之。外。了。故。你。如
今。只。下。檻。內。人。便。合。了。他。的。心。了。寶。玉。聽。了。如。醒。醐。灌。頂。阿。呀。了。一。聲。方。笑。道。怪
道。我。們。家。廟。說。是。鐵。檻。寺。呢。原。來。有。這。一。說。姐。姐。先。請。讓。我。去。寫。回。帖。岫。烟。聽。了
便。自。往。櫳。翠。菴。來。寶。玉。回。房。寫。了。帖。子。上。面。只。寫。檻。內。人。寶。玉。薰。沐。謹。拜。幾。字。親
自。拏。了。到。櫳。翠。菴。只。隔。門。縫。兒。投。進。去。便。回。來。了。因。飯。後。平。兒。還。席。說。紅。香。圃。太
熱。便。在。榆。蔭。堂。中。擺。了。幾。席。新。酒。佳。釀。可。喜。尤。氏。又。帶。了。佩。鳳。偕。鸞。二。妾。過。來。遊
玩。這。二。妾。亦。是。青。年。姣。愁。女。子。不。常。過。來。的。今。既。入。了。這。園。再。遇。見。湘。雲。香。菱。芳
蕊。一。千。女。子。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二。語。不。錯。只。見。他。們。說。笑。不。了。也。不。管。尤
氏。在。那。裏。只。憑。了。鬢。們。去。服。役。且。同。眾。人。一。一。的。遊。玩。閒。言。少。述。且。說。當。下。眾。人
都。在。榆。蔭。堂。中。以。酒。為。名。大。家。頑。笑。命。女。先。兒。擊。鼓。平。兒。採。了。一。枝。芍。藥。大。家。約

二十來人傳花為令熱鬧了一回。因人回說甄家有兩個女人送東西來了。探春
和。李。紈。尤。氏。三。人。出。去。議。事。廳。相。見。這。裏。眾。人。且。出。來。散。一。散。佩。鳳。偕。鸞。兩。個。去
打。鞦。韆。頑。耍。寶。玉。便。說。你。兩。個。上。去。讓。我。送。慌。得。佩。鳳。說。罷。了。別。替。我。們。鬧。亂。子。
忽。見。東。府。中。幾。個。人。慌。慌。張。張。跑。來。說。老。爺。殞。天。了。眾。人。聽。了。嚇。了。一。大。跳。忙。都
說。好。好。的。並。無。疾。病。怎。麼。就。沒。了。家。人。說。老。爺。天。天。修。煉。定。是。功。成。圓。滿。昇。仙。去
了。尤。氏。一。聞。此。言。又。見。賈。珍。父。子。並。賈。璉。等。皆。不。在。家。一。時。竟。沒。個。著。己。的。男。子
來。未。免。忙。了。只。得。忙。卸。了。粧。飾。命。人。先。到。元。真。觀。將。所。有。的。道。士。都。鎖。了。起。來。等
大。爺。來。家。審。問。一。面。忙。忙。坐。車。帶。了。賴。昇。一。千。老。家。人。媳。婦。出。城。又。請。太。醫。看。視
到。底。係。何。病。證。大。夫。們。見。人。已。死。無。從。診。脈。且。素。知。賈。敬。導。氣。之。術。總。屬。虛。誕。更
至。參。星。禮。斗。守。庚。申。服。靈。砂。等。妄。作。虛。為。過。于。勞。神。費。力。反。因。此。傷。了。性。命。的。如
今。雖。死。腹。中。堅。硬。似。鐵。面。皮。嘴。脣。燒。得。紫。絳。皺。裂。便。向。媳。婦。回。說。係。道。教。中。吞。金
服。砂。燒。脹。而。沒。眾。道。士。慌。的。回。道。原。是。祕。製。的。丹。砂。吃。壞。了。事。小。道。們。也。曾。勸。說
功。夫。未。到。且。服。不。得。不。承。望。老。爺。于。今。夜。守。庚。申。時。悄。悄。的。服。了。下。去。便。昇。仙。去
了。這。是。虔。心。得。道。已。出。苦。海。脫。去。皮。囊。了。尤。氏。也。不。便。聽。只。命。鎖。著。等。賈。珍。來。發

大老爺是仙去的不是死的何必用做道場

親支派不在只得用著遠族子弟

原來是繼母怪不得倘有兩個小妹子

未必放心大事事從此埋根

曰字作一旬韻

敬者可謂死受恩榮

尤氏此等處纔有計

學服在身而笑容滿面何也

寫得情景逼真

前一層忙為後一層忙因忙及忙也後一層忙是忙忙然真忙之中非祖母與姨

放且命人飛馬報信。一面看視裏面窄狹不能停放。橫豎也不能進城的。忙裝裹好了。用軟轎擡至鐵檻寺來停放。招指算來。至早也得半月工夫。買珍方能來到。目今天氣炎熱。實不能相待。遂自行主持。命天文生擇了日期入殮。壽木早年已經備下。寄在此廟的。甚是便宜。三日後便破孝開弔。一面且做起道場來。因那邊榮府中鳳姐兒出不來。李紈又照顧姊妹寶玉不識事體。只得將外頭事務暫託了幾個家中二等管事人。賈璉賈琮賈璣賈菱等各有執事。尤氏不能回家。便將他繼母接來在甯府看家。這繼母只得將兩個未出嫁的女孩兒帶來。一同住著纔放心。且說賈珍聞了此信。急忙告假。並賈蓉是有職人員。禮部見當今隆敦孝弟。不敢自專。具本請旨。原來天子極是仁孝過天的。且更隆重功臣之裔。一見此本。便詔問賈敬何職。禮部代奏係進士出身。祖職已廢。其子賈珍。賈敬因年邁多疾。常養靜於都城之外。元真觀今因疾歿于觀中。其子珍。其孫蓉。現因國喪隨駕在此。故乞假歸殮。天子聽了。忙下額外恩旨。曰賈敬雖無功于國。念彼祖父之忠。追賜五品之職。令其子孫扶柩由北下門入都。恩賜私第殯殮。任子孫盡喪禮畢。扶柩回籍。外著光祿寺按上例賜祭。朝中由王公以下。準其祭弔。欽

此此旨一下。不但賈府中人謝恩。連朝中所有大臣皆嵩呼稱頌不絕。賈珍父子星夜馳回。半路中又見賈璉賈琮二人領家丁飛馳而來。看見賈珍一齊滾鞍下馬。請安。賈珍忙問做什麼。賈璉回說。嫂子恐哥哥和姪兒來了。老太太路上無人。叫我們兩個來護送老太太的。賈珍聽了。讚聲不絕。又問家中如何料理。賈璉等便將如何拏了道士如何搬至家廟。怕家內無人。接了親家母和兩個姨奶奶在。上房住著。賈蓉當下也下了馬。聽見兩個姨奶奶來了。喜的笑容滿面。賈珍忙說了幾聲妥當。加鞭便走。店也不投。連夜換馬飛馳。一日到了都門。先奔入鐵檻寺。那天已是四更天氣。坐更的聞知忙喝起眾人來。賈珍下了馬。和賈蓉放聲大哭。從大門外便跪爬進來。至棺前。稽顙泣血。直哭到天亮。喉嚨都哭啞了。方住。尤氏等都一齊見過賈珍父子。忙按禮換了凶服。在棺前俯伏。無奈自要理事。竟不能目不視物。耳不聞聲。少不得減了些悲戚。好指揮眾人。因將恩旨備述給眾親友聽了。一面先打發賈蓉家中來料理停靈之事。賈蓉巴不得一聲兒。便先騎馬跑來。到家忙命前廳收桌椅下格扇掛孝幔子。門前起鼓手棚牌樓等事。又忙著進來。看外祖母兩個姨奶奶原來尤老安人年高喜睡。常常歪著他二姨奶奶三姨奶奶都和

囉囉的三字寫得不
 益信珍之於二姐早
 以此罵哥兒自是
 傲長輩正言不得謂
 尤二姐非也看到下
 文奈與斗一層則二
 姐之態薄相畢露矣
 人必自腐也然後蟲
 生其信然乎
 祖父之骨未寒兒孫
 之孽已作
 寫得二姐與蓉兒兩
 邊都到十分不地
 帶砂仁渣吐了滿臉
 此吃燒刀人坐在炕
 上吃燒刀人坐在炕
 率作準繩脂粉掃地
 矣
 蓉兒抱了頭親嘴須
 知是平日習慣勿當
 不是今日對兩姨娘
 突然為此惡態也假
 知文了頭說知道不
 知雨姨在前為此假
 撒清語耳
 知道者說是頑意在
 遮飾但未如何者為
 頑何者為正經即正
 經事亦何莫非由頑
 而起也可其掩耳盜
 鈴也
 願蓉兒此等言語其
 可得矣

了頭們做活計見他來了都道煩惱賈蓉且嘻嘻的望他二姨娘笑道二姨娘你
 又來了。我父親正想你呢。尤二姐紅了臉罵道好蓉小子我過兩日不罵你幾句
 你就過不得了。越發連個體統都沒了。還虧你是大家公子哥兒每日念書學禮
 的越發連那小家子的也跟不上說著順手拏起一個熨斗來。挽頭就打嚇得賈
 蓉抱著頭滾到懷裏告饒。尤三姐便轉過臉去說道等姐姐來家再告訴他。賈蓉
 忙笑著跪在炕上求饒。因又和他二姨娘搶砂仁吃。那二姐兒嚼了一嘴渣子吐
 了他一臉。賈蓉用舌頭都舔著吃了。眾了頭看不過都笑道熱孝在。身上老娘纔
 睡了覺。他兩個雖小。到底是姨娘家。你太眼裏沒有奶奶了。回來告訴爺。你吃不
 了。挽著走。賈蓉撇下他。姨娘便抱著那了頭親嘴說我的心肝你說得是。蓉們饒
 他們兩個了頭們忙推他。恨得罵短命鬼。你一般有老婆了頭。只和我們鬧。知道
 的。說是頑不知道的人。再遇見那樣。憐心爛肺的愛多管閒事。嚼舌頭的人。噪嚷
 到那府裏背地嚼舌說。蓉們這邊混帳。賈蓉笑道各門另戶誰管誰的事。都教使
 的了。從古至今。連漢朝和唐朝人還說。憐唐臭漢。何況蓉們這宗人家。誰家沒風
 流事。別叫我說出來。連那邊大老爺。這麼利害。連二叔還和那小姨娘不干淨呢。

鳳嬌子那樣剛強。瑞大叔還想他的帳。那一件瞞了我。賈蓉只管信口開河。胡言
 亂道。三姐兒沈了臉。早下炕進裏閒屋裏叫醒尤老娘。這裏賈蓉見他老娘醒了。
 忙去請安。問好。又說老祖宗勞心。又難為兩位姨娘受委屈。我們爺兒們感激不
 盡。惟有等事完了。我們合家大小登門叩頭去。尤老安人點頭道。我的兒。倒是你
 會說話。親戚們原是該的。又問你父親好。幾時得了信。趕到的。賈蓉笑道。剛纔趕
 到的。先打發我瞧你老人家來了。好歹求你老人家事完了。再去說著。又和他二
 姨娘擠眼兒。尤二姐便悄悄咬牙罵道。很會嚼舌頭的猴兒。崽子。留下我們給你
 爹做媽。不成。賈蓉又與尤老娘道。放心罷。我父親每日為兩位姨娘操心。要尋兩
 個有根基。又富貴。又年輕。又俏皮的兩位姨父。好聘嫁。這二位姨娘。這幾年總沒
 揀著可巧。前日路上纔相準了一個。尤老娘只當是真話。忙問是誰家的。尤二姐
 丟了活計。一頭笑。一頭趕著打道。媽媽別信這混帳孩子的話。三姐兒道。蓉兒你
 說是說。別只管嘴裏這麼不清不渾的說著。人來回話道。事已完了。請哥兒出去
 看了回爺的話去呢。那賈蓉方笑嘻嘻的出來。不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寶玉生日有夜宴。平兒生日有答席。與別人生日不同。變換不板。敘林家查夜一層。與日閒查看一層。兩兩對照。筆法周密。

寶釵探春李紈湘雲香菱麝月黛玉襲人等所製花名。俱與本人身分貼切。而香菱之竝蒂花。湘雲之睡海棠。更與上回竝蒂菱芍藥。相關照得妙。別人生日。妙玉不賀。獨賀寶玉芳辰。其意何居。其情可知。是文章暗描法。鳳姐生日。鬧出鮑妻自縊。平兒答席。忽有賈敬暴亡。且尤二姐尤三姐。亦于是時引出。甯府不祥。種種已兆。

第五十七回。至六十三回。上半回一大段。應分四小段。五十七回爲一段。寫寶黛兩人之癡情。五十八九回爲一段。敘園中人多。漸生口舌是非。六十回六十一回爲一段。寫趙姨女伶等不安本分。乘閒生事。六十二回六十三上半回爲一段。寫賈母王夫人出門。寶玉平兒生日。放膽宴會。

大某山民評曰

象牙籤上所有之字。各藏意義。預爲他日之兆。

佩鳳偕鸞二妹。豈忘引玉。其罷鞦韆。卽行恩恩判決。特以馥香窟裏。悉屬柳

腰檀臉。斷難撓越。又宅隔東西。弗克常聚。不如以免記掛。綽於無情處。見其多情。

聞祖父之死。不聞其哭。聞姨娘來家。笑容滿面。蓉兒之居心可知矣。此回仍是癸丑年夏閒事。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六十三終

第六十三回

壽怡紅翠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理親喪

悼紅軒原本

所
圖
書
美
洋
書
局

幽
女
題
美
悲
五
吟



第六十三回

十一